

老城坊



鹤坪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老城坊

太白文艺出版社
鹤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城坊/鹤坪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3
(老城老家老西安系列)

ISBN 7-80680

I. 老… II. …鹤 III. 西安市—风俗习惯

VI. K29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7833 号

老 城 坊

鹤 坪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4 插页 12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80680-064-6/I·027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0043)



鹤坪和关于西安的写作（代序）

贾平凹

1

鹤坪是西安的老户，曾经和我住在一条叫大车家巷的巷里。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他时常携着他的诗稿来我家给我念，一口纯正的西安话，激情充沛。我为他的才华叫好，却不明白他那么怕冷，耳朵上要戴毛线织的耳套，手上是一双手套，是那种劳动人民特有的手套。大车家巷里有一位身体残疾的小儿医生，医术不错，我常领孩子去医治，不只一次见到鹤坪在巷中与卖甑糕的吹糖人的人闲聊，或者用自制的安有铁轮的小木板去拉水，响声刺耳，水滴淋淋，甚至见他在那全巷惟一的公厕排队等候出恭时与人争执“闲人”一词产生的渊源。后来，我搬出了那条巷子，与鹤坪见面的机会少了，似乎很多年月未在报刊上读到他的诗作，听说去下海了，听说去了云南去了四川，听说做书商没有发财开饭馆没有赚钱又窝在家里写小说了。终是在一个午后，他突然在敲我家的门，胳膊下夹着一部书稿让我读的。我已经很惋惜他停

止了写诗，但我也知道他的秉性里有“散人”的质地，浪荡了这么多年，还真能写什么小说？待他走后，我读那部书稿，这就是《大窑门》，竟使我读得很兴趣，立即推荐给北京一家出版社。第一部小说的成功，给西安文坛一阵惊喜，也给了他莫大的激励，小说写作便一发不可收拾，出版了《老西安故事》。现在，他是一名自在的职业作家，大车家巷的民居业已改造，谁也不知道他搬迁哪儿去住了，又在什么地方烟腾雾罩地作他的小说，但许多朋友都在说他们在某街某巷看到过鹤坪了，瘦瘦小小，扑忸邈邈，一肩低一肩高，跳跃着步子在城里游走。我笑了，这是鹤坪最困顿的生活状态和最自在的文人状态，他无所不能地熟知着这个城市，认识着这个城市，或许正在孕育着关于这个城市的又一个故事。

2

相对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在文学上是特点逊色
的城市，多少年里，我们一直在鼓吹为这个城市写作，写出这个
城市的特色，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鹤坪的出现，
是一道亮色。他的根在这座城市，几十年来自己又在这个城里沉
沉浮浮，饱尝了下层社会的艰难困苦，他首先是以一个普通市民
的角色为生存而奋斗着，然后方是小说家从事自己的事业。所以，
他的小说有真正的人的东西在里边，有生活的原汁原汤，或许，
他的叙述语言对于外省读者有一定的阅读障碍，而西安市人读起
来却受活不已。依我的观点，也同意他以后在语言上做一些筛选
和提炼，却更希望在时下让他尽最大的力量发挥西安土语的特点，
先用加法，后用减法，保持浑厚和鲜活，以求往后的大的气象。

在描写出了一个地方，抑或一个城市的味道，这并不等于作
品的价值走向，而在于为了获得这种味道所摹写的琐琐碎碎的生

老城老家老西安

老 城 坊

活能传达出一种诗意，使整个作品能升腾起来。鹤坪在《大窑门》里，我们可以嫌其不足，但到了《老西安故事》，既有现实，更有精神，令我们感到欣喜，而使文坛关注了他，对他寄予大的希望。

与鹤坪已经相识了数十年，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诗人和作家，他十足聪明，悟性极高，但往往乏于忍耐，反复无常。我是多么愿意看到他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使更大的作品出现。西安需要他，文坛需要他。

老城老家老西安

老 城 坊

目 录

序：鹤坪和关于西安的写作	1
古董架子	1
两种活法	3
城隍会	6
老东关的热闹	18
贴门神的城市	23
送门神的人	31
打开藻露堂这扇古门	34
放午炮的人	41
甜水井·苦水井	46
钟表行	51
吹叮当的妞儿	57
围着钟楼转的西安人	64
老茶坊	67
站门汉	74
玻璃翠	81
“光棍”与刀客	85
说说“吃了么？”	89
竹笆市的故事	93
下马陵的传说	97

2

骑自行车的女人	101
山西钱庄	105
廖老太的一天	111
方言考释	119
从梢楼说到“毛贼”	125
剃头挑子	127
一个弃恶从善的土匪	129
一块石头的记忆	131
西安“小戏”	134
老西安的行当	138
再说老东关	142
媒婆红喜儿	148
寂寞高手	151
庄户人进城	154
撞干大	157
食客和袖狗	161
私 酒	167
梁妈小记	170
压岁钱	173
相公娃的西安	177
螺蛳壳里摆道场	181

《老城坊》

内文插图：阮班超

《老艺门》

古董架子

老城坊

1

每街每巷都有庙。在街角，或者是在街里面的某个并不大显眼的地方，一准会有小得显了精致的庙院。庙虽小，但香火的灵圣却四罩了全城。当夜静风悄的时候，沙弥颂经的声音伴着槐花的暗香在空气里面来来去去地回荡。木鱼儿轻脆的浅吟从高处洒下来，好像一乘驮金驮银的小马驹正在夜空的上面撒欢，丢落下“笃儿笃儿”的蹄音。

在西安城这个“古董架子”上陈列着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无不清奇隽逸，典雅高贵，无不给人至纯至美的联想：老西安城不只是一堆落满尘土的古器，不只是一堆齐头并进的日子——老西安是神，老西安有灵。从城荫里走



过，在城坊里穿行，只要你曾经从老西安城穿过，抑或是在城里的某家客栈有过短暂的停留，那么你就一生也走不出这幢“古董架子”的影子。老西安让人老几辈都守着当坊土地过活的老艺门、老宅门，同样也成为一角风景。每街每巷的老庙院、老寺观那就更不消说了，全然老态得没有地方再去老了，全然老态地凝结成了柏树上的骨朵、歪脖子老柳上的树瘤。老字号的买卖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街的两边，不论是朱漆彩挂的门脸、檐角，还是金笔钦赐的龙文、虎榜，都够年代、够老、够真资格的陈旧。马路牙子上明锅亮灶的是老西安的小吃挑子，小食贩招呼客人用的是唐朝的老礼，他歪戴毡帽的嘴脸真够趣味，实足古装戏里吆师的那种酸笑和热沾。连锅头上沸着的一锅煮肉的老汤都够年代——二百多年了，比美国的历史还要悠久。真够得上“老窖”的资格。

2

老西安人几乎家家都有嫡传的宝物私活，有人家传的是地，有人家传的是房，还有拿“秘方”“手艺”辈辈暗传的。秘方多了，药房就多，药分南北，亦有生熟的区别。故南药房占了城的一角，北药房守了城的一半，游街走巷的“小脚药婆子”就更不计其数了，全然多过了城上的麻雀。三岁的乳儿都能唱“黄金有价，阿味无真”。

前边有个背着褡裢的“小脚汤婆子”。她的脚小，走起路来一蹦一蹦，她头上顶戴的湖蓝色“帕帕”让风掀了一角起来。行到热闹处，小脚药婆子扯着啾啾腔、嗲嗲地吆喝了一声：“兴平——杏核——凉眼药——”她的尻子后面厮跟着刚刚从学堂里放学出来的一伙顽童，顽童们憨头笨脑地跟在她的身后，唱和着她的吆喝：“点了——一个——瞎两个！”小脚药婆不恼也不怒，她咯儿咯儿地笑，还撩起大襟衫子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南糖”。小脚药婆一蹦一蹦地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吆喝……

两种活法

老城坊

老西安人说：吃饭穿衣亮家当，富汉养得胖婆娘。在四豁头宅院子的门前，站着的是千年的柏树，卧着的是憨趣两得的石狮娃、石羊娃，躺着的是明光水滑的捶布石。在天光和煦的日子里，大襟细布的老太抡着小棒槌在石上捶布，她的鬓边一准会斜斜地缀着一朵亮亮的紫荆花，头顶上一准会有柳梢攀爬过宅院的墙头。老西安人讲究“前院不栽桑、后院不栽柳”，所以，前院里栽上三五棵柳树那是合乎规矩和土俗的事情。长衫糙脸的老头子坐在门道扯颈咂舌地看自家的婆娘，看着哪儿都觉着滋润，这就拎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地抽一袋水烟。他的额头上贴着一片或者两片薄荷叶，这样不但可



4

以祛虫解暑，还能让他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淡淡清香。在他的身后，是老祖先遗传下来的爵业：两进或者三进的高屋大房，四檐流水、五脊八兽的上房，雕花镂朵的旗楼、回廊。有老妈子在院子里穿梭，有丫头子在香堂里上香，有娃他奶妈搂着娃在阳坡里“晒暖暖”。这是“吃爵业”的人家。老西安很有一些世代代“吃爵业”的人家。所谓吃爵业者，不耕不种、不商不工、不市不利的吃皇赏、皇封者。他们有的可能是皇族的远亲，有的根本就是皇族的“草鞋亲”，是皇子皇孙的奶妈、师爷。当然这里面也不乏在前朝手上给先皇拉马扶镫、下过死力气的。吃皇赏者一生只要会说皇恩浩荡这一句话就饿不着！吃爵业者算不得手艺人，也算不得艺门，因为他们谋活口靠的不是“手”和“艺”，而是膝盖。

大杂院里的人活不出“吃爵业者”的松番的滋味。大杂院没有朱门、水轩、回廊、房栅，有的干脆连院门都没有，站在街边

的马路牙子上就能欣赏里面的人景：粗皮糙脸的男人厮守着荆钗布衣的大脸盘子女人，两口子的左左右右全是泥猴似的孩子，有给他妈捶背的，有给他爸点烟的，年岁稍大一点的女子正闪着扁担给家里担水，蛮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老话。大杂院里的女人忙的是个“生”，不停不歇地生育，很难见有肚子空歇的时候，非要生个“满地都是娃”她才过瘾。男人则粗心粗口地为一个“活”字忙碌。为着一家老小的吃喝穿戴，为着自家婆娘一身两口的滋润，男人舍得变驴变马地在街市上打滚儿……



城隍会

老城坊

6

城里的庙子多，多过游走城坊的青皮混混、死狗烂娃、孬蛋苦讨。说庙子却先说到了杂碎，这就像拜城隍爷之前难免先要打点拦路的小鬼。

西安城有句老话：城隍好惹，小鬼难缠。小鬼在哪儿？我告诉你——城隍庙门前两边有两块丈八高的石碑，一块叫功德碑，一块叫圣贤榜，那上面记写的是三千年来城坊乡里涌现的猛男贞女、忠臣孝子、才子壮丁的名字和事迹。驮碑的那些毗牙裂嘴、形容枯槁的石雕小人就是小鬼。进庙拜城隍之前，城里乡里的神婆神汉讲究先犒劳犒劳小鬼，摸着他们的石头脑袋，云里雾里地说些好听的话，城里的巫婆神汉还

给小鬼或呐喊或啸叫的嘴里抹蜜糖，说：“小鬼贪嘴，吃了谁家的就到阎罗王那儿说谁家的好话。”小鬼不易，把“功德碑”和“圣贤榜”背着抬着，掬着架着，真事似的。小鬼们呐喊的形状和啸叫的姿态，足神足趣，走遍八百里关中道你再也找不到西安城“都城隍庙”这么卓绝的石雕手艺。说来真苦了小鬼，千百年都没有一个“换肩”和“歇腿”的功夫。

在老西安的传说里，小鬼换肩、老鬼歇腿，那就必然地动山摇、山崩地裂！光绪三年，西安有过一回地震，城坊内外的巫婆神汉都说：“小鬼换肩、老鬼歇腿，该犒劳犒劳了！”这就给城隍庙前驮石碑的小鬼们披红挂花，给小鬼唱了三天三夜的连台本戏，唱了《打城隍》，再唱《店婆装鬼》，变着法儿地给小鬼们说好听的。老西安的能工巧匠真神了，在塑造了一个供世人顶礼膜拜的城隍爷之后，还用剩余的石料塑造了一个千孔千面的小鬼世界。小鬼真地不易，给城隍爷拉马扶镫，给玉皇大帝吹打抬轿，但小鬼终究是小鬼，城隍庙里没有小鬼的牌位！在老西安的民间传说里，小鬼出没在阴沟死水，游荡在荒庙野甸，晚上蝙蝠似地挂靠在廊檐下睡觉；小鬼在城坊里播弄水火，起祸架秧，点火放炮，小鬼还兼着离间人际、混淆阴阳的差事。往狭促里说，小孩夜啼、老人抽风、妇女不孕、壮汉不举，歪牌耍骰子，只要不顺心、不舒坦，全是小鬼闹的。小鬼憋着坏地不让城坊安宁，不让行当和睦，小鬼搜索涸肠地日鬼捣鬼、装神弄鬼。在旧时，老西安的各个行当都畏惧小鬼，开坛祭祖时，免不了要先在行当庙门前焚烧几堆纸钱，打点打点无形无迹、游走城坊的孤魂野鬼。

离城隍会还有三天，城里的青皮烂娃、死狗耍蛋就开始张罗：“今年逛会咱也组织一台社火，跟四邻八乡的社火对着闹！”

庙子就少不了庙会，有了庙会当然少不了热闹。逛庙会就图个热闹，要不城绅、乡棒、大人、小孩为啥都掰着手指头掐算庙会的日子呢。逢到庙会，城门大敞、郭门洞开，四乡的庄户一浪



一浪地往西安城里拥。庄户人进城，喜好结帮搭伙，喜好造出声势，喜欢套了大车、不论班辈、不分男女地挤坐满满当当地一车人，喜欢给车辕上插一面或红或绿的三角“社旗”；庄户人进城，头上差不多都缠块白羊肚手巾，腰上还要捆束一根丈许长的素布

腰带，老者把尺八长的旱烟袋斜斜地插在腰带上，大呼小叫地与过过往往的车马队伍搭讪。马车踢踏踢踏地走在城坊的石板路上，驾辕的牲口痴呆着拳头大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城坊的牌楼、旗楼、街楼，车上或一家数口或同村邻里，怀里抱的，背上背的，煞是热闹。庄户逛庙会，讲究让长门长孙和吆车的老辈子坐在一起，长门长孙脖子上套着银项圈，肥嘟嘟的脸蛋子透红透紫，像熟透了的草莓，女娃子怯生生地偎在父母的怀里，扎了红绳的帽辫支楞着，小脸被村上的大姑小姨抹得红一道、绿一道，哪吒似的。同宗同族逛庙会，那是早年的讲究。早年的村寨，差不多都是五服以内、六礼之中的姑亲表亲，有的干脆就是同门同宗的本家弟兄。

从城东往城西数，九乡一百零八个村，村村都有祸事头。从城南往城北数，九九八十一个老堡寨，堡堡寨寨都有自己的五王八猴、烂娃杂碎。逢到庙会，四乡的祸事头和烂娃杂碎腰带上别着个杠子蒸馍，该捐叉的捐叉，该背刀的背刀，这就呼啦啦地往城里面开。村与村结了冤的，庙会上“摆场子”论是非，堡与堡有了仇的，庙会上以武对武、以文对文论短长。

梁姓是城南祭台村的大姓，本是同宗同祖一奶养育的八个弟兄，到了乾隆爷手上，祭台村梁姓人家大业大，享名乡里。家大了就生邪事，弟兄失和，妯娌反目，叔伯相煎，舅侄交恶。梁家老辈子一声吆吼：“分吃另过！儿一角，女一畔，外甥来了背个锅！”就这样，祭台村的梁姓人家到了光绪爷的手上，裂掇出了百二十多户的一个食俗相近、灶烟相亲、门对门、脸对脸、乡规而治、乡约而束的不大不小的以梁姓人家为主的、带有宗族宗亲性质的村落。祭台村梁姓人家二百多年人畜两旺，姑娘女子嫁得四乡都是，走遍城南十八乡，哪一村哪一堡的老祖宗娘家都在祭台。乾隆爷手上祭台梁家的五姑娘嫁给了李家村的李疯子，那时的李家还只是个孤家裂口、依靠一副豆腐担子讨活口的寒门小户，可二百年下来，李家村李家壮大成了人丁百口、车马成阵、精壮